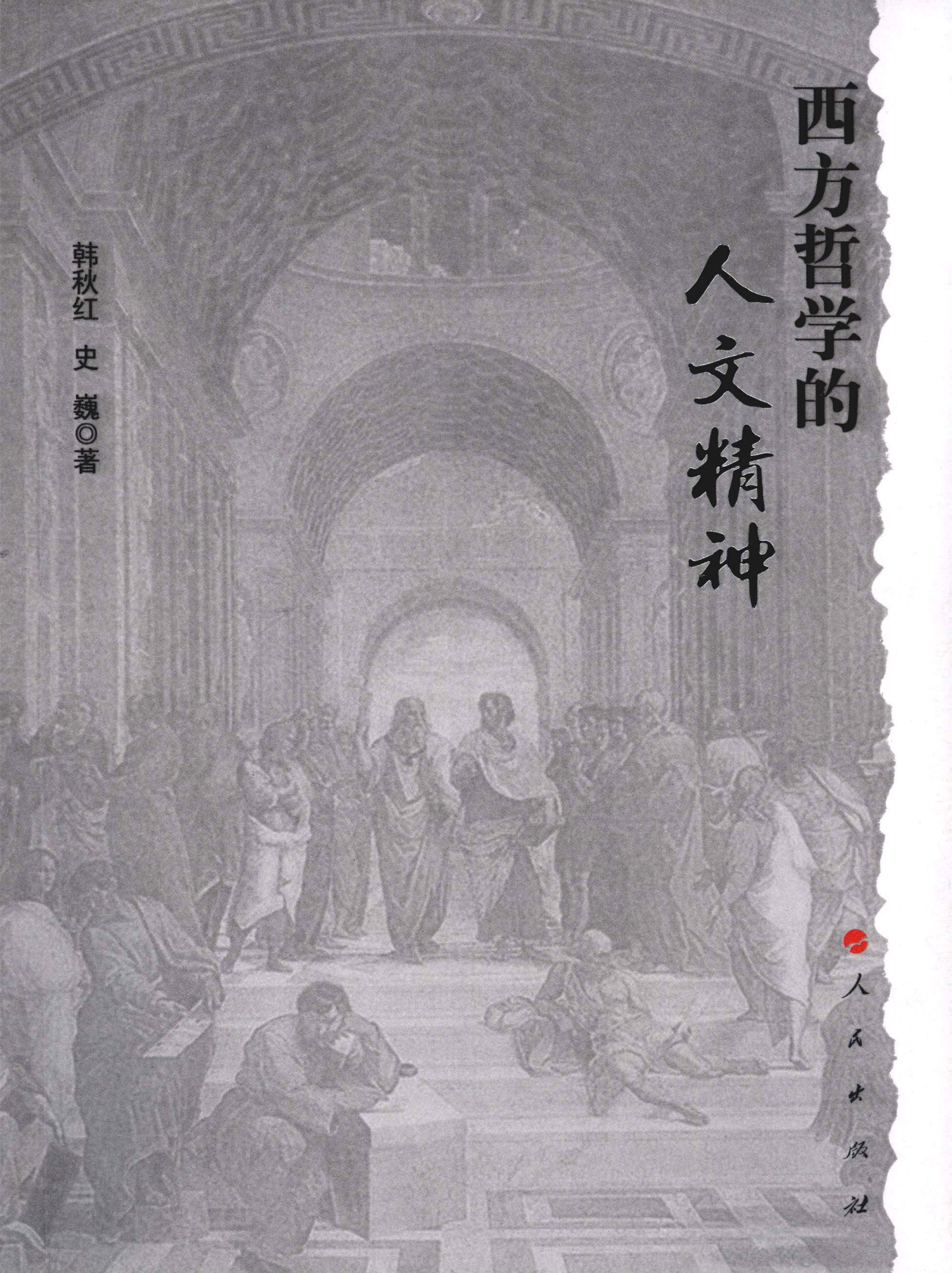


# 西方哲学的 人文精神

韩秋红 史巍◎著

 人民  
出版  
社



# 西方哲学的 人文精神

韩秋红 史巍◎著



人民  
出版  
社

责任编辑:田 园  
封面设计:艾哲设计  
版式设计:东昌文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哲学的人文精神/韩秋红 史巍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01-009642-1

I. ①西… II. ①韩…②史… III. ①哲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3580 号

## 西方哲学的人文精神

XIFANG ZHEXUE DE RENWEN JINGSHEN

韩秋红 史巍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5  
字数:28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9642-1 定价:3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 目 录

绪 论 / 1

## 第一篇 希腊哲学的本体精神

第一章 古希腊早期哲学的爱智精神 / 17

一、和谐的智慧 / 18

二、命运的叩问 / 25

三、真理的世界 / 33

第二章 希腊古典哲学的思辨精神 / 40

一、拯救现象与追寻本体 / 40

二、摆脱命运,追寻意义 / 51

三、从个体的人到城邦的人 / 61

第三章 晚期希腊哲学的生命精神 / 71

一、生死与命运 / 72

二、生死与幸福 / 76

三、生死与灵魂 / 79

四、生死与社会 / 82

小结:希腊哲学奠定的西方哲学特质 / 87

## 第二篇 中世纪哲学的信仰精神

### 第四章 托马斯·阿奎那哲学的神学精神 / 101

一、信仰与理性 / 101

二、理性的信仰 / 106

三、理性信仰的自体精神 / 111

小结:我们需要何种信仰? / 124

## 第三篇 近代哲学的科学精神

### 第五章 近代哲学的求知精神 / 133

一、智慧之爱与知识之求 / 134

二、知识的合法性根据——理性? / 139

三、知识何以可能——经验? / 147

### 第六章 近代哲学的主体精神 / 156

一、知识与主体 / 157

二、主体的思维 / 159

三、主体的经验 / 167

### 第七章 近代哲学的理性精神 / 174

一、理性与科学主义 / 174

二、理性与工具主义 / 180

三、理性与理性主义 / 186

## 第八章 近代哲学的启蒙精神 / 192

一、启蒙与理性 / 192

二、启蒙与民主 / 201

三、启蒙与自由 / 208

小结:近代哲学带给我们什么? / 214

## 第四篇 德国古典哲学的形而上精神

### 第九章 人是什么 / 223

一、康德的问题 / 224

二、康德的回答 / 228

三、人究竟是什么 / 234

### 第十章 自由是什么 / 238

一、启蒙与自由 / 238

二、自由何以可能 / 243

三、面向人的真正自由 / 259

### 第十一章 形而上精神是什么 / 269

一、先在的原则 / 270

二、合理的基础 / 274

三、严整的体系 / 279

四、思辨的力量 / 287

小结:从黑格尔哲学中走向现代 / 292

后 记 / 305

## 绪 论

西方哲学史从根本上说是西方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把握自身、理解自身,并对其自身的发展历程及其发展逻辑所映射的人类历史与文明自我确证的历史过程。黑格尔<sup>①</sup>最先把西方哲学的发展历史比喻为一个“厮杀的战场”,马克思于1842年提出了“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sup>②</sup>的著名论断,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哲学史,因此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sup>③</sup>前苏联哲学家日丹诺夫<sup>④</sup>对哲学史作出过这样的定义:“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sup>⑤</sup>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按照日丹诺夫这一定义理解西方哲学史,直到20世纪80年代伴随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哲学理论界才开始了对西方哲学史的“自我”理解和探索,不再按照日丹诺夫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对立的方式来理解西方哲学史,而是力求把西方哲学史理解为“厮杀的战场”所体现的有机的思想逻辑,以及哲学是如何在思想中把握历史时代而真正体现“哲学史就是人类认识的发展历史”的。这些探讨真正面向了西方哲学史的“事情本身”。

---

①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德国哲学家。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8页。

③ 《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9页。

④ 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 1896~1948),苏联哲学家。

⑤ 罗森塔尔、尤金:《简明哲学辞典》,孙冶方译,北京: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62页。

纵观国内理论界对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借用库恩<sup>①</sup>的范式概念加以概括,可以认为,国内学界对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与理解,首先呈现为一种知识性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把西方哲学史理解为探究世界普遍性知识的确实性、独立性、模式化的知识体系,并断言古代哲学就是本体论哲学、近代哲学就是知识论哲学、现代哲学就是语言哲学,用这种知识论的研究范式很容易按照真与假、对与错的“真理”标准明确把西方哲学史规定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其次,呈现为历史性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通常是把西方哲学史进行史学意义上的断代分别,在断代的基础上按学派、人物、事件、思想观点进行历史性的描述,力求把握断代史基础上的通史的意义,以求达到对西方哲学史的客观介绍、客观了解和客观把握。再次,呈现为思想性的研究范式。这种研究范式力求把西方哲学史所体现的思想的丰富性、智慧的追求性、人类精神的崇高性及其思想魅力的永恒性揭示出来,将西方哲学史理解为一部不断向人的存在根据和人的真实意义敞开的思想史。

就第一种研究范式而言,它确实把握了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并一以贯之地提供了西方哲学史的总体描绘,易于理解,在一段时期内被我国哲学理论界所认同和遵循。然而,如果仅仅用这种观点或曰“对立的观点”去考察西方哲学史,就会抽象掉丰富多彩、不断深化的西方哲学思想内容,将其变成抽象的教条,抹杀西方哲学思想发展的丰富性。基于此,伴随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国内哲学界对这样的哲学史定义提出了质疑,而进展到历史性的研究范式上来。即对西方哲学史上诸多阶段的诸多学派、诸多思想、诸多思想家进行史学意义上的客观研究和分析,努力摆脱“对立的观点”所导致的“左”的或右的倾向性研究,使人们从空泛的教条中走出来,使西方哲学史的研究走向了符合学术性研究的正

---

<sup>①</sup> 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 1922~1996),美国哲学家。



常轨迹。毫无疑问,历史性的研究范式是西方哲学史研究上的一大进步。如何在客观介绍、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更好地展现西方哲学史思想的丰富性、历史的规律性、逻辑的内在性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第三种思想性的研究范式正是将西方哲学史的思想丰富性、历史规律性和逻辑内在性置于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丰富性和统一性、哲学家的个性化特征和哲学的人类性特征相统一的维度上,使西方哲学史所蕴涵的无限的思想张力和丰富的思想内容不断得以彰显,真正体现了哲学是思想中把握的时代和时代精神的精华,揭示西方哲学思想发展的丰富性及其实质,印证和反思人类历史与文明的发展逻辑。

在我们看来,哲学思想的历史同时也应是哲学问题的历史。西方哲学史是一部“爱智慧”的思想史和问题史,以思想史的观点才能弄清楚西方哲学史的“事情本身”,即是怎样的哲学问题或怎样的西方哲学自身发展的思想逻辑贯穿于西方哲学史发展始终,才使得西方哲学史呈现为典型的思想理论性、丰富内容的逻辑统一性和哲学自身认识深化的历史性、思想性的统一。问题性的历史是具有自己独特的思想逻辑和发展轨迹的,用其特有的思想轨迹来规约其发展脉络才能更好地理解西方哲学史固有的思想逻辑和丰富的思想内涵,才能真正理解西方哲学史是人类认识、人类文明的历史的真谛。

如果按照西方哲学史研究范式合逻辑的发展进程而进入到思想性研究范式上来的话,我们应该对西方哲学史做怎样的研究呢?既然我们认为西方哲学史是思想的丰富性、逻辑的内在性和历史的规律性的统一,那么揭示西方哲学史的这一思想实质就是西方哲学史研究的当务之急;既然我们认为西方哲学史的真正主题是人,西方哲学史的发展就是一部不断向人敞开的思想史,人是西方哲学的奥秘所在,那么西方哲学史是如何在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在使人不断认识自我、改造自身,体现和完成人自身尊严和价值的呢?既然哲学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就首先应检视这种生活方式的合理性,确定这种生活方式在人类整个生活中所具有的意义,那么哲学就应该追求真正的思想理论境界和人的真正价值,以提升人类自己的思想境界;既然西方哲学史就是以探求对象之外和之上的“超验”的永恒秩序的这种本体论方式,来表达人对生命意义的诉求,那么从根本上说,当西方哲学力图找寻世界的“本原”、宇宙的最高实体时并不完全是

为了获得世界的统一性,实质上是要为人自己找到“精神之乡”与“安身立命之本”,找到万物及人自身的最后归宿;既然西方哲学家以“思想”把握世界“本原”的目标不仅是为了解释世界与说明世界,更重要的是试图以此实现人对自身本性的认识,那么西方哲学为人的生命寻找“意义”,为人自身设定“活着”的意义就是哲学的形而上永恒追求。西方哲学史正是在人和世界的关系中不断敞开了哲学的意义及人类历史与文明的意义,也敞开了人自身的意义,哲学——西方哲学作为西方文明的核心和西方文化的灵魂,才使得“哲学史就是哲学”。所以我们努力把西方哲学的思想实质揭示为一部不断向人敞开的思想史。

## 二

作为一部不断向人敞开的思想历史,整个西方哲学使其探究自然、社会、人生的丰富内容得以真正揭示。如果我们将其作为西方哲学的真实蕴涵,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西方哲学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这种基本精神能否作为重新探讨西方哲学历史的思想依据呢?

西方哲学本体论是西方哲学的传统,它以寻求“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的方式,为人类自身的存在寻找“根据”、“标准”和“尺度”;它又以自己所承诺的“本体”作为根据、标准和尺度,批判地反思人类一切活动和全部观念的各种前提,为人类的“生活”提供“安身立命之本”或“最高的支撑点”。如果我们沿用18世纪德国哲学家沃尔夫<sup>①</sup>等人的说法,把本体论界说为对世界本原的理性追问的理论,则太简单化与片面化哲学史了。实际上,本体论作为一种追本溯源式的理性追求,它力图达到的目标,并不是它所追求的“本”或“源”、“实体”或“存在”,它的真实意义也不在于它是否能够达到传统哲学家所热爱的知识。当代美国哲学家罗蒂<sup>②</sup>明确指出,“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思想家们一直在

① 克瑞斯特·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德国哲学家。

②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美国哲学家。

寻找一套统一的观念……”<sup>①</sup>这种“统一”的观念不仅是长存于万事万物中的永恒秩序,而且也是人类生命意义的根基。概括地说,本体论对“本原”的追求,主要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为万物寻找能使其获得统一的始基;二是为人生寻找终极的目标,这一目标将赋予生命存在以意义统一性。因此传统哲学的本体论,不但包含着本体论意蕴,还包含生存论的关键一环。本体论就是以探求对象之外和之上的“超验”的永恒秩序的方式,来表达对人生意义的诉求。

哲学的本体论追求就是人的理论化的自我追问,这种追求和追问不仅具有深刻的人性之合理性,而且具有人类的普遍性。哲学的本体论追求,既根源于人类实践和人类思维的本性,又决定于人类生活在不同时代的特殊要求,因而它总是以时代性的内容去寻求人的存在何以可能的根据。在哲学发展史上,本体论对人的存在何以可能的追问曾发生过一系列历史性的变革:古代哲学以追问“万物何以可能”的方式探索人类存在的根据,最终以物为本的哲学产生;中世纪哲学以追问“世界何以可能”的方式回答人类存在的根据,其结果是构成了作为“神圣形象”的“上帝”本体论;近代哲学的发展过程就是在中世纪哲学的基础上不断使得“上帝自然化”和“上帝人化”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驱魅”的过程。在这一过程当中,“上帝”之神圣形象被“人”这一非神圣形象所取代;德国古典哲学更将“人”这一主体高擎到了为“自然”立法的境地,人的认识何以可能、人的道德何以可能的问题取代了原来的本体论问题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核心问题。审视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西方哲学的发展史是一个在不断揭示本体的同时,将本体不断自然化、神化和理性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本体论问题始终围绕着人的形而上追求历经了一个否定、超越、发展、确证的辩证之路。本体论问题就是人类不断发展的内在思想动力,它以对人的终极价值的终极追求的形式引导着人类不断向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目标前行。

西方哲学本体论体现着人类精神自身所特有的形而上追求。马克思曾经设想过人类发展的未来,是使每个人都成为自由自觉的存在。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原始生活方式的人不可能实现自由,因而自由首先在于在一定程度上

---

<sup>①</sup> 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页。

摆脱外界的束缚。自人类从蒙昧意识觉醒之后,首先面对的是世界。因而追问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以及我们能否认识这个世界就是符合人的目的的。然而人通过自己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渐渐发现自己是宇宙间最为特殊的存在,因此,他希望将自己的独特性彰显出来,占有自身的本质,获得自身的意义,即人总是想要为自己构造一个精神的家园,这个家园充满了人类形而上的、精神的、心灵的追求。它为人类提供了关于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怀,提供了一个超越性的、精神性的理想境界,人们正是在无限的接近它的过程中不断充实自己、完善自己、发展自己。正是这种意义的世界有如天上闪烁的星月,照亮了哲学的历史,照亮了人类的心灵,以一种形而上的至善至美的精神引导着人们超越现实世界,追求永恒的境界,促使人类不断前行。人的本性和追求在于人的意义。即使人是无意义的,为了自己生活的无限丰富性,也要创造出自己的意义。现代哲学家尼采<sup>①</sup>虽然担忧意义缺失的危机,但同时他也认为正是从生命的绝对无意义性中获得了悲剧性陶醉:人生是一幕悲剧,悲剧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没有终极根据。但生命敢于承担自身的无意义而并不消沉衰落,这才是生命的骄傲!人要明白自己生存和生活的意义,只有这样人才能是自由的人,才能达到人之为人目标——实现人的自由。

### 三

西方哲学始终踏着面向人、为了人、成就人的人类自我认识、自我深化的足迹不断前行。不论是人对于外部世界的疑惑之解答,还是人对于自身的不断探索,都始终作为历史延续的持久动力,使西方哲学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西方文明的核心,呈现为西方文明的灵魂,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西方哲学是一部不断向人敞开的历史。可以说,西方哲学的历史中不是没有人,之所以有时西方哲学会给人这样的错觉,是因为按照以往的研究范式才使得人们以为西方哲学缺乏对人的

---

<sup>①</sup> 弗里德利希·威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

研究。因此我们希望通过西方哲学基本精神的揭示,使得西方哲学能够再现其应有的内容,也就是使哲学历史中思想的丰富性和逻辑的展开性全面彰显,力图将西方哲学历史的真正主题——人,揭示出来。

将西方哲学理解为一部不断向人敞开的思想历史,就会发现西方哲学不但是以人自己巨大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实现征服自然、战胜自然、改造自然的人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部人不断认识自我、改造自身、实现自身、确证本质的过程。哲学史之所以具有思想的丰富性,正是因为人具有无限的思想性。人不但拥有物质世界,更重要的是还拥有精神世界和人的生活世界,人不仅是自在存在,更是自为存在。正是在人的生活世界中真实地敞开了哲学历史的意义,也敞开了人自身的意义。

将西方哲学理解为一部不断向人敞开的思想历史,就会发现西方哲学之所以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感是因为它与人相关。是人对生活的时代的思想把握,才赋予西方哲学以思想性和历史感。以这样的观点理解西方哲学的历史,哲学史就不仅仅是一个堆满死人骨骼的战场,不是一个单一的、重复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超越和扬弃的过程。这样才能将西方哲学的历史理解为一个不断批判超越、自我发展,通过自身的逻辑展开而形成内在否定性的思想理论传统。这种内在否定性所要否定的是用单一、绝对、抽象的概念所遮蔽的对象本质的丰富性和现实性,而不断寻找人这一本质的丰富性和现实性的历程形成了西方哲学数千年延续下来的传统。正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这种联系并不是哲学史里面需要加以考虑的一种外在的观点,而真正表示了它的内在本性。”<sup>①</sup>“哲学是在发展中的系统,哲学史也是在发展中的系统;这就是哲学史的研究所须阐明的主要之点或基本概念。”<sup>②</sup>哲学作为哲学的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逻辑规定组合而形成的逻辑范畴体系,并通过这样的体系展示其真实的意蕴。哲学理解的历史感和现实感都是在逻辑的展开过程中得以体现和完成的。哲学拥有的理论力量就是这种逻辑展开的力量,就是“以理服人”力量的体现。

---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页。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3页。

西方哲学的历史正是在自身之内实现着思想的丰富性和逻辑的展开性,这双重维度共同指向哲学的真正主题——人,使哲学根源于人的形而上本性的特点彰显出来。

## 四

我们愿意将哲学理解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或思想中所把握的时代。这告诉我们,每一时代的哲学必然以把握时代特征为自身的理论任务,“哲学任务在于理解存在东西,因为存在东西就是理性。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sup>①</sup>因此,时代特征反映在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必定使西方哲学史中不同时期的人文精神或本体论追寻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如果将源自古希腊哲学的思辨传统和源自中世纪哲学的宗教精神作为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的话,古希腊哲学为西方文明贡献的最为重要的成就无疑是探究本源的逻辑理路。这一理路体现在对宇宙万物“本原”或“始基”的探求上,即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世界中将本体世界拯救出来的哲学目标上。这一目标或曰古希腊哲学的本体论所设定的从现象到本质的理路大抵规约了整个西方哲学乃至西方文明的走向——从现象到本质的探究模式产生了物理学、数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也影响了人文科学的致思路向和研究方式。可以设想一下,当人类在自我意识刚刚觉解之后,面对着苍茫的宇宙和浩瀚的星空,面对着无所不能的自然与单薄弱小的自身时,那种通过对宇宙合法性说明从而使自身获得生存根基的渴望是多么强烈。因此,在古希腊早期哲学那里,虽然他们的本体论体现为典型的实体本体论——以水、火、气等作为世界的本原,但如果我们对这种现象进一步思考的话,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其说这种“物性”表达了人对“物”的好奇

<sup>①</sup>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页。

与探问,不如说表征了人类文明在幼年时期对自然的敬畏,也包含了人对自然力的羡慕、恐惧,更包含了人希冀通过对自然力的探究和解释将人的高贵性和自由性从自然中拯救出来的决心。因此古希腊哲学以本体论的形式开始了人对命运的叩问、对智慧的探究以及对真理的追求的过程,开创了从个别、具体之中寻求普遍、一般,从多样中把握统一、共同的思维方式,开启了一种关于本体的形而上追求。这种对本体的形而上追求在希腊古典时期得到更为酣畅淋漓的表达。如果说早期希腊哲学是实体本体论的典型代表,那么从希腊古典时期三位具有师承关系的思想家——苏格拉底<sup>①</sup>、柏拉图<sup>②</sup>、亚里士多德<sup>③</sup>那里,实体本体的意味逐渐被淡化,真正形而上本体的意味得到了彰显。特别是在柏拉图那里,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二分,改变了以往在现实世界中寻求本体的实体思维,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二分奠定了整个西方传统哲学本体论的前提和基础,柏拉图对本体论的追寻也奠定了西方传统哲学通过概念、范畴的逻辑论证和理论推演构建体系的 本体论论证方式。所以无怪乎后人说,整个西方哲学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注脚。希腊古典哲学也实现了对早期希腊哲学在致思路向上的某种程度的转向——通过三位思想家所从事的拯救现象与追寻本体的工作,希腊古典哲学从探讨命运之于人的意义转变为力图摆脱命运追寻人自身存在的意义,不仅如此,希腊古典哲学还探讨了如何完成个体的人与作为城邦公民的社会的人之间的转换。这一系列问题的探讨不但表明了城邦时代生活的时代性特征,更表达了希腊古典时期哲人将哲学从天上拉回人间的转变以及对人自身的关注。晚期希腊哲学继承了希腊古典时期哲学对问题的探讨,并在某种程度上将问题推演到另一个极致。如果说早期希腊哲学致力于自然哲学的研究,那么晚期希腊哲学无疑将着力点放在人的现实感受之上,集中探讨了人的命运、幸福、灵魂等形而上层面的问题,并将这些问题置于对生死问题的思考当中,开启了西方哲学的伦理化倾向。晚期希腊哲人所面对的最为真切的现实就是战争的频繁、生活的动荡、

---

① 苏格拉底(Socrates,约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古希腊哲学家。

② 柏拉图(Plato,约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古希腊哲学家。

③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约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古希腊哲学家。

死亡的切近,在每天都面临着死亡威胁的现实境遇中,对生死问题的思考无疑成为哲学研究的主题。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哲学研究不应再谈论那些看似虚无缥缈的本体世界,而更应该关注于现象世界。在命运多舛的现象中为人的幸福和灵魂寻求栖息之地。当晚期希腊哲人对现世的幸福和心灵的安宁的探问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问题就出现了——人是生而有死的存在。如果说的残酷些,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人是向死而生的。纵使我们如何谈论幸福的享有、灵魂的安宁仍无法逃避人永恒的命运——死亡。如何才能寻求到拯救的道路?此问题越发真切地摆在了人类面前,越发成为哲人们思考的时代问题,越发引起人们的思虑。

无论是早期希腊哲学阿那克萨戈拉<sup>①</sup>对灵魂的外在独立性和无形精神性特征的赋予,还是柏拉图哲学对灵魂关照理念世界的迷狂境界以及灵魂净化过程的描述;无论是亚里士多德力图赋予实体以各种独一无二的特性却也不得不求助于隐德来希的无奈,还是晚期希腊哲人们对灵魂回归神、关照神的向往,无一不体现着哲学赋予信仰本身的生存空间。特别是在晚期希腊时期,社会现实的动荡局面不仅没有消解,反而更加恶化;而哲学理性自身的思辨力量却日益消亡,希腊哲学已经丧失了活力。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希腊哲学自身的积极因素必然要在其他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中保存其自身的存在,才能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历史证明,基督教的意识形态并非是对希腊哲学的摧毁,而是一种拯救。基督教以朴素的信仰取代纷繁无序的思辨和辩论,用伦理化的宗教填补了晚期希腊哲学无法满足人们道德要求的空缺,在与晚期希腊哲学的交锋中取得胜利并取而代之无疑是历史的进步。基督教对待哲学依次有三种不同的态度:要么认为哲学与神学是不相容的存在;要么认为只有基督教才是真正的哲学;要么认为哲学可以为神学所用。这三种对待哲学不同的态度折射出中世纪时期哲学与神学之间的冲突和交锋,也表明两种不同思想在相互碰撞之后的相互融通、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的趋势。而托马斯·阿奎那<sup>②</sup>无疑是将神学与哲学的这种融合发挥到极致的思想家。在他的思想学说中,大抵可以窥探出整个中世纪哲

① 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约公元前500~公元前428),古希腊哲学家。

②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意大利哲学家。



学的状况。通过对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哲学中神学与哲学关系(信仰与理性)的把握,可以发现中世纪哲学想要寻求一种理性的信仰,即以哲学思辨的方式为信仰的存在寻求合理性说明。这样,信仰就不再是独断的信仰,而是合法性的信仰;理性也不再是无目的的理性,而是以论证神圣性存在为目的的理性;理性与信仰各自寻找到自身的根据和目的。正如基督教所说的那样: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理性与信仰的和解使哲学在中世纪神学的时代获得了新生。无论如何,中世纪哲学总是要披上神学的外衣的,即使这一时期的哲学论断再为合理、哲学体系再为严密、哲学论证再为精当,也不过是充当一种工具性存在而已。也就是说以彰显人自身存在意义和价值的哲学,只能附着于神学之下,只能探讨神学重压下的人有限的意义。这无法满足哲学的理想,因此,哲学也积极寻找新的摆脱神学束缚的契机。

经历了现实世界的文艺复兴和思想领域的启蒙运动,历史依着其惯有的轨迹发展到了近代。近代哲学在摆脱中世纪哲学的重压之后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始终以启蒙作为自身的历史任务——启人之蒙、启理性之蒙、启启蒙之蒙,在启蒙中表达自身的哲学理想。“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sup>①</sup>,使人类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认识世界、认识人自己。如果这是启蒙理想的集中表达,那么近代哲学无疑是这一启蒙理想最有力的践行者。近代哲学在如何运用自己的理智上独辟蹊径,暂时搁置了本体论问题(当然,他们不是抛弃了本体论,而是力图通过知识论给予本体论更为合理性的说明),而选择对人的认识能力本身进行探讨,集中研究人如何“运用自身的理智”、如何获取正确的知识、如何使得知识具有确实性等问题。近代哲学的这一逻辑进路也符合人们思考问题的思维习惯:面对问题,人们首先会问,这个问题的关键与实质是什么?长久的百思不得其解必然促使人们反思,我是否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如果对这个问题人们依然不能提供明确的回答,那么下一步,人们必然顺理成章的追问,我怎样才能拥有解答这个问题的能力?事实上,人类思维对世界终极之谜的追索历史也走着相同的道路,哲学同样如此。在人们对世界的本体构成问

---

<sup>①</sup>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23页。